



生态系统概况

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

2020更新版

终稿
2020年9月

执行摘要

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由法国开发署、保护国际基金会、欧洲联盟、全球环境基金、日本政府和世界银行等联合倡议发起，旨在保护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受威胁最大的区域，即所称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

CEPF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让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等民间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为了保证其成功，这些工作必须补充各国政府和其他保护资助者现有的战略和计划。为此，CEPF促进不同团体之间联合工作，结合独特的能力并减少重复工作，以全面、协调的方式进行保护。CEPF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编制“生态系统概况”：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协商制定共同的战略，通过详细的形势分析，阐明五年期的资助战略。

该文件代表了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生态系统概况，该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所有非海洋部分，以及中国南部部分地区。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以其高度的动植物特有性和剩余有限的自然栖息地，跻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中最不可替代性的前十名和受威胁性的前五名。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拥有的人口比任何其他热点区都多，其剩余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正受到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以及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压力。

更新生态系统概况

自2008年7月以来，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向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赠款，其指导文件即是通过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协商，在2003年制定并在2011年更新的生态系统概况。迄今为止，共发放了315笔赠款。

自上一次更新生态系统概况以来，九年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对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全球受威胁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s）状况的了解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及其根源的性质和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森林砍伐速度加快（已经很快），2010-2019年期间的森林丧失率比2000-2010年期间几乎增加了一倍。生境的丧失和过度开发对动植物种群的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至2020年，IUCN红色名录上被确认为全球濒危的物种数量增加了70%以上。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开始在热点区显现：平均气温上升；降水分布变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的记录更加频繁。生境丧失加速、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这三个趋势共同造成了生态危机，对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过去的九年里，该热点区有利于民间社会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民间社会可利用的政治空间仍然受到限制，一些曾经是民间社会组织重要资助来源的国际捐助者已经结束了他们在该地区的计划。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1990年代初现代保护运动兴起以来，不同的保护方法在热点区得到了检验，其有效性（或其他）一些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具有积极影响的方法已在当地的特定环境中得到证明，尽管与该热点所面临的巨大威胁相比，这些方法仍然有限。

鉴于这些变化，有必要对生态系统概况及其所包含的资助战略进行更新，以便为CEPF在该热点区的下一阶段资助提供信息。这项工作是通过一个参与式的过程完成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平台，让有兴趣支持民间社会领导的保护工作的资助者能够建立共同的目标和战略，以解决最优先的问题，利用新出现的机会，并与政府和其他捐助者的现有资助保持一致。

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在CEPF秘书处的协调下，通过协商过程对生态系统概况进行了更新。在更新过程中咨询了170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通过最终评估研讨会、电子邮件通信还是对初稿提供意见。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间接参与其中，为更新生态系统概况所借鉴的主要源文件提供了资料。

CEPF的长项

生态系统概况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社会经济、政策和民间社会的角度对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进行了描述。它在物种、地点和走廊范围内界定了一套可衡量的保护成果，并评估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直接威胁及其根源和有利因素。通过评估近期的保护资助和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来完成形势分析。生态系统概况接着为有兴趣支持民间社会领导的保护工作的资助者阐述了一个总体资助战略，该战略包括 CEPF 的优势，即其资助可以提供最大的增量价值。从本质上讲，CEPF 的优势在于展示应对热点区所面临的主要保护问题（如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水电开发、工业化农业的扩张和石灰石开采）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利用民间社会的能力，并且是可推广的，可以由民间社会或私营部门的行为者复制或纳入政府项目。

CEPF 的优势是建立在前两个资助阶段（2008-2013 年和 2013-2020 年）的经验基础上，重点关注已经证明成功的方法，从试点项目转向长期干预，并将结果更具体地纳入公共政策和私营部门的实践中。认识到 CEPF 的资助不可能现实地应对热点区的所有保护问题，CEPF 的重点是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增加最大价值的行动，并解决捐助者为保护提供资金的总体情况的差距。

共同资助战略既雄心勃勃，又显示了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仍然面临的保护挑战的规模。在未来五年内，为充分支持该战略各部分的工作所需的资源量很可能超过任何单个资助者可用于资助民间社会的资源量。为此，将在湄公河下游出资人合作组织的主持下，通过 CEPF 与其他出资人之间的定期会议协调共同战略的实施。随着其他供资者就在该区域的资助作出决定，并制定其赠款组合，促进平等委员会将调整其自身的组合发展，以避免重复，弥补差距，并利用合作、协同和扩大的机会。

资助的生物性优先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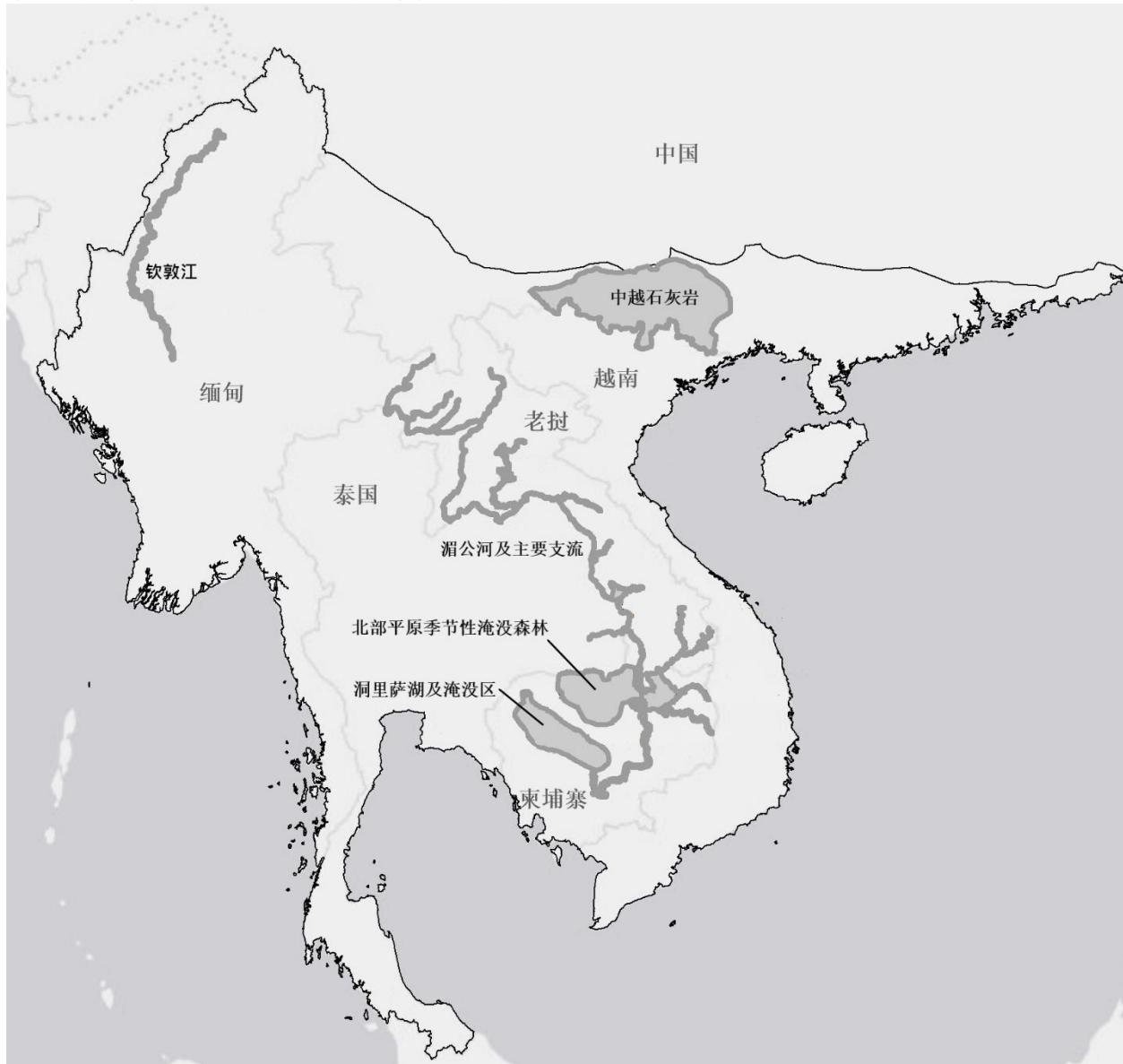
保护成果为CEPF在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资助提供了生物方面的基础：一套可量化的、为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必须保护的物种、地点和生态廊道。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保护产出是在编制最早生态系统概况期间确定的，然后在2011年进行了更新。在最近的更新过程中，再次对保护产出进行了修订，以反映有关物种、地点和生态廊道状况的新信息。为了有效指导CEPF和其他资助者的资助，使用标准流程包括保护行动的紧迫性和加强现有保护工作的机会，对保护产出进行了优先排序。

物种产出清单从 2011 年的 754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1,298 个，反映了 IUCN 红色名录上正式承认的全球濒危物种数量的增加。增幅最大的是爬行动物和鱼类，期间完成了对它们的基本全面的红色名录评估。地点产出清单从 509 个增加到 555 个，反映出确定了新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包括湄公河流域的淡水生态系统和缅甸的石灰岩溶生态系统。555 个地点产出的总面积约为 39 万平方公里，占热点区总面积（230 万平方公里）的 16%。生态廊道产出清单保持相对稳定，2020 年有 65 项，而 2011 年为 66 项。

5 项生态廊道产出被列为优先保护资助对象。它们共包含 66 个地点产出，这些产出都被自动选为优先地点。除六条生态廊道外，缅甸的 24 个石灰岩岩溶 KBA 网络也被确定为优先资助的地理区域。五条廊道和石灰岩岩溶 KBA 网络的总面积为 120623 公顷，相当于热点区总面积的 5%。这与 2011 年生态系统概况中的地理优先项相比，面积大幅减少，2011 年生态系统概况中的地理优先项覆盖了 786,551 公顷，占热点区的 34%。这是因为缅甸从全国到一个廊道和一个地点网络，其地理优先项更加集中。海南山地生态廊道不再作为优先地点，取而代之的是规模相近的北部平原季节性淹没森林廊道。

在资助的分类学重点方面，136 种全球濒危脊椎动物被选为优先物种。其中包括 39 种爬行类、34 种哺乳类、31 种鱼类和 27 种鸟类，但只有 5 种两栖类，这反映了两栖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采取以物种为重点的保护行动。优先物种包括 28 种龟类、15 种灵长类和 10 种有蹄类，这反映了主要由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需求驱动的过度开发对这些物种构成的高度威胁。

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 CEPF 资助的优先生态廊道



注：本图未显示的是缅甸石灰岩喀斯特，这是一个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地点组成的网络；这些地点太小，无法出现在本比例尺的地图上。

优先植物物种清单比 2011 年更新生态系统概况时确定的 152 个优先物种有所减少。这是由于前一资助阶段的经验，即优先考虑单个物种并不是让民间社会参与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全球濒危植物物种保护的有效策略。在新的阶段，CEPF 将集中于基于地点的保护，采用生态系统方法，这可能是更有效的植物物种保护策略。

资助的主题性优先项

通过利益相关方协商，在分析热点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其根源的基础上，确定了热点区保护资助的优先主题。所受威胁的总体排名与2011年更新生态系统概况期间利益相关方协商所产生的排名没有太大变化。在这两次协商评估中排名前两位的威胁都是野生生物的盗猎、贸易和消费，以及农业工业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两次协商评估中都被排在第三位：2011年时该威胁被狭义地定义为水电大坝；2019年，该定义扩大到大型基础设施（大坝、道路、港口等），反映出大型水电项目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坝本身，还包括通路、通航工程、输电线路和其他辅助基础设施。在这两次协商评估中，接下来排名较高的五个威胁包括林木砍伐、小农农业的强度加大和扩张，以及气候变化等。从总体严重程度来看，这些可以被视为下一组威胁。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并着手解决其中的一些根源，我们更新了五年资助战略，保留了其11个战略方向，但做了一些修改。例如，对关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战略方向2进行了修改，以反映出在这一领域的资助能够为减少人畜共患疾病出现的风险做出的特殊贡献。2011年生态系统概况中包含的38个优先资助项清单增加到45个，借鉴了利益相关方关于哪些保护方法最有效的经验，并纳入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

在总体战略的11个战略方向中，有6个被纳入CEPF的资助重点。这六个战略方向包含了总体战略中45个优先资助项中的23个，重点是发挥基金的独特优势，直接贡献于基金的全球目标，同时最其他资助者的资助战略进行补充。

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战略方向和优先资助项

战略方向	优先资助项
第I部分：优先物种的保护	
1. 通过减轻主要威胁来保护全球受威胁的优先物种 [CEPF 重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1 维持优先物种核心种群的长期保护方案1.2 根据全球准则，重建优先物种的可独立生存的野生种群1.3 对需要大力改进现状和分布信息的全球濒危物种进行研究1.4 研究和试行创新性的物种保护的资金来源1.5 支持社区一级的物种保护领袖实施当地确定的优先物种保护行动
2. 通过减少野生生物的非法贸易和消费以及对野生生物的威胁，减低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 [CEPF 重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2.1 支持执法机构通过推广应用调查、情报和线人方面的全球最佳实践，揭露高级别野生生物贸易网络2.2 作为“一同健康”方法的一部分，促进参与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合作2.3 与私营和国有企业合作，特别是与物流、在线平台合作，以减少其参与非法野生生物贸易2.4 支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以减少需求、动员公众参与侦查和报告野生生物违法犯罪现象2.5 理解并支持采取行动处理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在出现人畜共患疾病方面的作用

第 II 部分: 保护和管理重点地点	
3. 作为保护优先地点的方法, 加强保护地的管理有效性	<p>3.1 支持所有利益相关方使用全球保护地管理标准和工具, 并将其纳入国家政策</p> <p>3.2 在国内学术机构和其他合格机构内为保护地从业人员制定经认可的培训方案</p> <p>3.3 试行民间社会组织直接参与保护地管理, 并记录最佳实践</p> <p>3.4 支持利用全球标准和工具的成果进行适应性保护地管理和预算编制工作</p>
4. 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和管理优先地点的赋能 [CEPF 重点]	<p>4.1 支持社区分析保护问题, 向他们宣传与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有关的权利和机会</p> <p>4.2 通过真正社区主导的进程, 试点、扩大和发展社区森林、社区渔业和社区管理的保护地的可持续机制</p> <p>4.3 建立保护地共管机制, 使社区能够参与保护地功能分区、管理和治理</p> <p>4.4 使用新的 KBA 标准修订识别热点区中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p> <p>4.5 对优先地点的项目影响进行第三方评估</p>
5. 通过在当地社区推广可持续生计和激励机制, 促进优先地点生物多样性保护	<p>5.1 推广可持续生计项目, 这些项目将生计和社会经济改善与优先地点的保护产出明显联系在一起, 并记录和分享做法和经验教训</p> <p>5.2 在优先地点发展和加强生态旅游探索的最佳实践</p>
第 III 部分: 加强生态连通性和复原力	
6. 展示可扩展的方法,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优先生态廊道的发展规划 [CEPF 重点]	<p>6.1 分析发展政策、计划和方案; 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提出并积极支持应用替代性发展方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缓解措施</p> <p>6.2 发展生态系统恢复示范项目, 并制定适合推广的守则</p> <p>6.3 媒体参与, 以提高人们的认识, 为公众讨论提供信息, 并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规划主流的决策产生影响</p> <p>6.4 生物多样性友好的生产的试点和扩大, 包括认证和生态标签</p>
7. 尽量减少优先生态廊道的工业化种植园和水电大坝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p>7.1 支持优先地点的地方和原住社区的土地登记工作</p> <p>7.2 提升受到不相容土地用途威胁的未受保护的优先地点的法律地位</p> <p>7.3 加强可能或实际受到工业化种植园和水电大坝影响的社区的声音</p> <p>7.4 与私营部门合作, 确保以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方式开发和经营工业化种植园和水电大坝</p> <p>7.5 查明水、粮食和能源的关系模式, 并制定政策可选方案</p> <p>7.6 支持研究和监测工业化种植园和水电大坝的影响</p>

第 IV 部分: 发展保护的支持群体	
8. 加强民间社会在区域、国家、地方和基层从事生物多样性、社区和生计工作的能力 [CEPF 重点]	<p>8.1 支持建立网络机制，使民间社会能够集体应对优先和新出现的威胁</p> <p>8.2 为所在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组织和技术能力发展提供核心支持</p> <p>8.3 建立机制，使志愿者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培训需求相匹配</p>
9. 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和认识提高，建设社会各方面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能力	<p>9.1 通过支持国内学术机构的职业、证书、文凭和研究生课程，资助于未来保护领导者的专业发展，并促进区域性的复制到每个国家</p> <p>9.2 调查建立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实地保护研究中心的可行性</p> <p>9.3 通过资助于关键个人的专业发展，培养可持续发展的领导力</p> <p>9.4 实施体验教育计划，联结优先生态廊道及其他地区的学童与自然</p> <p>9.5 在农村和城市人口中开展有针对性的有效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以改变他们对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重点是生计、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p> <p>9.6 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提高认识活动，内容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发展政策和项目对生态系统的影响</p>
第 V 部分: 协调和监测保护资助	
10. 通过系统监测，评估保护资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的影响	<p>10.1 制订共同的标准和系统，以监测保护行动的影响和效力</p> <p>10.2 制定共同的标准和系统，以监测发展政策、计划和行动在多个层面的负面影响</p> <p>10.3 支持为国内组织的监测和数据分析进行系统能力建设</p> <p>10.4 制定和测试各种机制，确保监测结果为国家政策讨论和地方适应性管理提供信息</p>
11. 通过区域执行小组对保护资助进行战略领导和有效协调 [CEPF 重点]	<p>11.1 建立一个广泛的跨越机构和政治界限的民间社会组织群体，以实现生态系统概况中所述的共同保护目标</p>

结论

就物种多样性和特有性而言，中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在过去五年中，来自国际各界的保护资助平均每年至少 1.6 亿美元。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资助方对该热点区保护的总体支持水平仍不足以解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大规模和不断加速的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农业、野生生物的盗猎、贸易和消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林木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和促成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移民模式、经济增长和消费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薄弱的监管和治理框架，以及优先考虑大型项目的发展模式、透明度或公众参与不足。如果这些威胁继续有增无减，热点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将继续退化和丧失，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将被削弱，该区域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将下降，物种灭绝的速度将加快，出现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将增加。民间社会完全有能力解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直接威胁及其根本原因。然而，目前的资助并不总是针对最高的保护优先项，也不总是能推广最有效的方法，让民间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力尚未充分实现。在这种情况下，CEPF 和其他资助者支持热点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会仍然几乎是无限的。